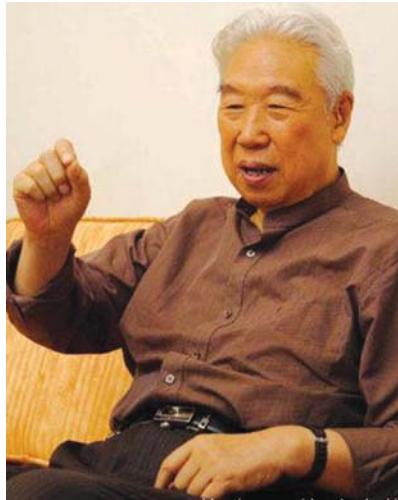




【逝者背影】

听杨贵讲红旗渠的故事

杨贵老人于2018年4月10日辞世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拿出已经有些发黄的旧稿，好像再次走进杨贵的家，听他讲红旗渠的故事。



□许志杰

对于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，红旗渠的故事是一个难以忘却、澎湃激昂的奋斗故事。它所承载的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不屈不挠与贫穷落后拼死抗争、创造美好生活的青春岁月，是我们这个民族不可磨灭的精神象征。

1999年深秋，有幸和我的同事们到红旗渠参观。虽然此前曾经多次看过电影纪录片《红旗渠》，其中很多战天斗地的场景深深地烙在心上。但是，一旦身临其境，穿过高山云霞，听着远去的流水声，站在当年凿山开渠最为艰险的青年洞前，一眼望去如神龙不见首尾，蜿蜒曲折行走在太行崇山峻岭之间，还是禁不住被眼前的壮观和险境所震撼，感叹当年林县人民建设红旗渠之不易、之艰难，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是多么崇高和伟大。

红旗渠始建于1960年开春时节。这是因为散落于太行山脉之涧，河南、山西、河北三省交界的林县，有山无地，有地无水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缺水十分严重的地方。不仅老百姓种地要靠天赐雨，连日常生活用水都无法解决，大旱之年不止一次发生过“人相食”的惨剧。历朝历代虽有修渠引水的工程，均属小打小闹，每遇大旱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，民众难以聊生。1959年，林县再现大旱，境内四条河全部断流，水渠无水可引，人畜饮水断绝了，庄稼颗粒无收，连太行山上最为耐旱的崖柏都干死了。林县已没有水源，唯一的希望来自与之接壤的山西省，就是太行山的那边有一条浊漳河，长年不绝，水源丰富，是可以济林县人民于干涸之中的救命之水。林县县委把这个想法报告给省里，经豫晋两省和国家水利部沟通协调，“引漳入林”工程正式获批。

在林县的红旗渠展览馆，我看到了一张巨大的黑白照片，记录的是当时修筑红旗渠的人肩扛铁锹奔向工地的情景。队伍最前面那位头戴竹编安全帽、扛着铁锹、甩开膀子往前赶的高大汉子，就是时任林县县委书记、红旗渠建设的带头人，时年32岁的杨贵。在那样一个让人心情激荡的环境中，红旗渠的故事深深地感染着我，杨贵的形象也随着对红旗渠了解的步步深入而升华。听说杨贵住在北京，虽已是古稀之年，但身体硬朗，乐得与外界打交道，便产生了拜访他、亲耳聆听红旗渠故事的念头。几经周折，从林县驻北京的一个办事机构那里打听到了杨贵家里的电话和住址，在第二年春暖花开时赶到了北京。

他家住在百万庄的一个干部宿舍区，据说很多副部级以上官员退休后都居住此处（杨贵是中央有关部门正式文件确定

的副部级干部）。但是从外观的印象看，这里的条件并不好，虽是一些三层别墅式的小楼，却绝不是想象中的深宅大院，更像一个开放式小区。因为早有电话联系，敲开杨贵家门，自报姓名，我就被一位中年阿姨让进屋里。不一会儿，杨贵从楼上下来。迎着脚步声看过去，年逾七十的他腰板挺直，近一米八的个头，天庭饱满地阁方圆，一头银发，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。

关于红旗渠的话题对于杨贵来说，不知已经重复了多少次，可以说红旗渠已经融入杨贵的生命，杨贵已经成为红旗渠不可分割的部分，说到红旗渠就不能不说杨贵。但是，杨贵却说他自己就是红旗渠陡山峭壁上的一块岩石，每天听着渠水从远处的山里流淌过来，又分流到林县的每一亩田地，浇灌生长的小麦、玉米，滋润禾苗，淌进每一位林县人的心田……修建红旗渠之时，杨贵向全县人民发出了“重新安排林县河山”的号召，并将“引漳入林”工程命名为“红旗渠”，意为高举红旗前进，为林县人民修渠造福。

一个上午，杨贵讲红旗渠，如红旗渠引来的清澈之水，舒缓淡泊，娓娓道来。上善若水任方圆，在杨老的身上已经看不出当年那种英姿勃发、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，更多的是平静。从杨老的话语中，也听不出当年要“重新安排林县河山”的豪气与壮阔，更多的还是平静。他讲得最多的是当年毛泽东、周恩来如何鼓励他修好红旗渠，当年林县人民的无私奉献，邻省山西人民的深情厚谊以及81名为修建红旗渠而牺牲的林县好儿女。

红旗渠修建历时近十年，到1969年支渠配套工程完工，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，开凿211个隧洞，挖砌土石达到了2225万立方米。如果把这些土石砌成一道高2米、宽3米的墙体，可从哈尔滨修到北京再到广州，堪称一条新的万里长城。总干渠红旗渠为70.6公里，另有分干渠、斗渠、农渠，全部相加总长达2488公里。

杨贵说，那时候的中国还很穷，国家拿不出多少钱支持红旗渠的建设。当时的全部投资是1.2504亿元人民币，国家给了4625万元，其余为县乡村自筹资金。县乡村的钱哪里来？就是全县人民省吃俭用，砸锅卖铁，一毛一块攒的。杨贵说，他可以打保票，1.2504亿元没有一分钱用在建设红旗渠之外。这一个亿放到现在是个什么概念呢？2016年红旗渠获批国家5A级景区，门票100元一位。以每年200万游客的保守估计，一年的门票收入就是两个亿。而在当时，红旗渠带给林县人民的利益更是巨大，56万多人和37万家畜解决了吃水问题，54万亩土地得到灌溉。

粮食亩产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不足百斤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近500公斤，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一下子解决了。

有一段时间，社会上曾经出现个别人否定和批评红旗渠的声音，甚至抛出了劳民伤财、好大喜功这样一些伤害林县人民的论调。这使杨贵非常伤心。说到这里，他沉默了，也是我看到老人家唯一一次低头不语。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房间里，当时有些窒息。沉默许久，他说，如果有人以此来否定我个人，我不会难过，但是以当今的眼光否定历史的状况，否定林县人民谱写的红旗渠精神，我是无法接受的。杨贵说，因为当时施工条件太差，没有像样的大型机械化设备，基本靠人工去完成每一道工序。无论多么艰险，林县人民争先恐后，置生命于脑后。这也是造成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出现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。但这不足以否定红旗渠、红旗渠精神和林县人民。

1974年，邓小平带了十部电影纪录片到联合国宣传新中国建设成就，第一部放映的就是《红旗渠》。周恩来曾自豪地对外友人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，创造了两项奇迹，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，一个是红旗渠。这些伟大的奇迹不管出现在什么年代，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，都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。

在杨贵家客厅的一张林县全境地图（这是我在他家看到的唯一一件与林县有关的东西）前，我们合影留念。告别后，我回到单位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，先寄给杨贵，请其把关。不几日就收到杨贵返回的稿件，除个别节点有所订正外，有关于他自己的些描述也基本被划掉了。这使我很难，离开杨贵怎么去讲红旗渠的故事？如同脱离了红旗渠，杨贵的人生也会变得不再那么丰满。于是，决定暂且放一放，待时机成熟再征求杨贵的意见，适时刊出。

不承想这一等就是近20年。杨贵老人于2018年4月10日辞世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拿出已经有些发黄的旧稿，好像再次走进杨贵的家，听他讲红旗渠的故事。

杨贵曾说，他常梦回林县，却不敢再回去，怕给林县人民添麻烦。听说他的骨灰将会在林县安葬，我想这当是杨贵的心愿。与红旗渠同在，他有这个资格。

斯人已去，红旗渠的故事会世代讲下去，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需要的精神支柱。而且，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已经转化为可观的经济效益，五A级红旗渠景区每年迎来大量游客，可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，如此造福当代、惠及子孙之伟业，势必为人民所铭记。

（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专栏作者）

如今，旅游是一种时髦。富裕起来的国人的一大爱好，便是旅游。对我来说，到国外，我更喜欢去那些小镇。所谓国际大都会的名城，其实是千篇一律的风景和人满为患的嘈杂。

说起旅游，我忽然想起眼下时髦的电视相亲节目中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在面对选择的对象介绍自己的特长爱好时——看吧，几乎都包括“旅游”这必不可少的一项。那劲头儿，就和刚刚粉碎“四人帮”不久，新出现的征婚广告中，在介绍自己时爱说“本人爱好文学”一样。“文学”和“旅游”，是为这样两个不同时代镶嵌的两个耀眼而别致的花边。我觉得，它们几乎可以载进史册，成为历史中一段不可或缺的集体记忆。

我不喜欢那种跟着旅游团摇晃着小旗走马观花的旅游，我更喜欢在一个地方住下来，稍微悠闲一些，稍微仔细一些，看看当地的民风民情。小镇，便给我提供了这样一道风景。无论美国东岸的新希望小镇，还是西岸的卡梅尔小镇，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
这一次，我来到的小镇是纳什维尔。它只是美国中部一个普通的小镇。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小镇了。连续六年，春、秋和夏，三个不同的季节里，我都不止一次来过这里。当然，春天的小镇最美。今年开春，雨雪交错而来，天气乍暖还寒，依然没有遮挡住小镇的美丽。毕竟杜梨、玉兰和樱花的花都开了，点缀着小镇，有几分妖娆别样的风情。

同欧洲的小镇相比，美国的小镇没有什么历史，也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可看。纳什维尔一样如此，而且，它更像一个村镇，没有什么特殊的洋味儿，倒有些乡土气息。几条主要街道两旁，一百多年的老房子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小店，鳞次栉比，成为人们逛小镇的主要节目。这些小店，并不像我们的南锣鼓巷那样，以吃为主，以赚外地人的钱为主。除几家披萨店、咖啡店和冰激凌店之外，小镇上大多是卖各种特色货品的小店，各店很少雷同。

有一家专门卖手工艺品的小店，卖的是自己用木头做的小艺术品、自己烧制的茶杯、自己手工制作的树皮美术笔记本……让人耳目一新。有一家专门卖用废弃的工业原料如螺母、钢管、铁片之类的东西制作成的艺术品，如风铃、挂钟、图案招牌……琳琅满目，充满想象力。每一次来，我总要到这几家小店逛逛，顺便买一两件小玩意儿。还有一家，专门卖世界各地生产的咖啡豆，每一次去，我也不会忘记光顾，因为在这里可以买到非洲产的咖啡豆，是别处见不到的，味道就是不一样。

有意思的是，六年前第一次来时这里是是什么样子，六年过去了，还是什么样子。所有的小街，所有的小店，都还是老样子，连门脸油漆的颜色、门前花坛上盛开的鲜花，都还是一样的。小镇的中心小广场，对面宽敞的绿地，还有那几处不大却花团锦簇的街心花园，花园里的长椅，都没有任何的变化，一切让你感觉走过的都还是你曾经来过的老地方。那些熟悉的老地方，像你的老朋友一样，情分未变。

我想起天津大学建筑学教授荆其敏先生，他将这样的老地方称为城镇布局中的“情事结点”和“亲密空间”。他曾经说：“许多城市中著名的情事结点多是自然形成并逐渐成为传统的。”成为传统，说得多好，老地方的价值就在于它伴随着历史一道，已经成为这座城市（包括小镇）带有感情色彩的独到的传统。可惜，在商业利益面前，许多这样的传统已经断档。

有意思的是，小镇虽小，也有自己的历史博物馆，就在绿地的后面，一棵大树掩映下的一座木制的小楼。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而是珍爱自己，再小的小镇，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段历史，就像再小的小树，也有属于自己的年轮。

（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）

[域外走笔]

小镇之春

□肖复兴